



弘明集卷第三

梁釋僧祐撰

與宗居士書

宋何承天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
豈以萬劫爲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冶城慧琳
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
得免波羅夷耳旣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爲
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
悟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書

宗炳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
遠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
釋氏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爲取廓然
唯空爲猶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
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
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
奕麤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
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
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
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

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
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况今以至明之智至精
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爲不
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無
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
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
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
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
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
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邪亦

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
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
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僞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
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已下則各
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
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
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瘡
之情陳苦僞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
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爲教本謂剖
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

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奧邪蓋悟
之者寡故不以爲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
爲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
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
願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
量之壽皆由誠信幽竒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
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
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絕
地獄仰生天堂卽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
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

爲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爲增耽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餐仰則耽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羸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

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蝗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爲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爲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卽其

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
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
畔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爲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
釋氏何爲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
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犍陀勒夷陀蜜竺法乘帛
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於道邃闕公則佛圖澄
尸梨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
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
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竒之實引縣邈之心以成神
通清真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

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荅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
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
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
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荅宗居士書

釋均善難

何承天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荅周至及以爲
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
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
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
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已任心無憶念且以形

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廕羅帳之蓋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荅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麤人

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荅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荅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荅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

有必空之實然則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
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
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
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
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
之則物我常虛荅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
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
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
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
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

壽皆由誠信幽竒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
荅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
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
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
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
疲疲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
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
於百倍荅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
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
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

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耽逸稍除獲
利於無利矣荅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
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
何獲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
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
至若啓導麤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
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
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
郢何患其不至荅曰謂麤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
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入

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
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慮信不並是以
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
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
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
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
髮膚絕其牂合以傷盡性之美荅曰華戎自有不同
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
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
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

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
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姪盜
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團澤見生不忍死
五犯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狔魚嘉禮
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
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
嚴疑法之罰述蒲宰之問爲勸化之本演焄蒿之荅
明來生之驗衺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
論又稱耆阇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
下旣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

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
夫深識真僞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
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
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窄融之調行饒
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舍沙門自吳中
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爲說練形澄神
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謹言申旦忘
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
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
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

之爲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薦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荅何衡陽書

宗炳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辨覈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畧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表其故糾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

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爲合何道而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剛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卽色本無泥洹

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
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清和以
踈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
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
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
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
稱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
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論之時以
對勝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
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秉等者自

可不後道邃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爲失言誠能僧
貌天虛深識真僞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
佛邪白黑論未可以爲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
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真
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
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
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
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佷人而愛人郭
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
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佷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

焉彼之麤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
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滄真際於洙泗
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
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
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
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
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
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
經所稱卽色爲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
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

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
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
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
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
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
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
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麤感而得形隨之精神
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
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麤苟有識向萬劫不
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螺羸負之況在神明理蔭

寶積之蓋昇鎧王之座何爲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
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以
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
爲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
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
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
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
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卽佛生放光之夜也
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
島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

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卽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
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爲弘然此國治世
君王之盛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
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
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
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
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邪若所被
之實理於斯猶未爲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生
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爲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

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麤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陰玕琪之樹軟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之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歛衽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邪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誠縱復微薄亦足爲感感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邪昔不滅

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爾邪輕以獨見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備苦地獄經歷劫數况都不信者邪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旣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荅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書耳此書至便倚索荅殊不密悉宗炳白

荅宗居士書

何承天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况弱
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
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
緘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
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
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
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
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
天白

喻道論

晉孫綽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
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
不達臯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窻
井者則恠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
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
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
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漫習
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
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

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羅刑姪爲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况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

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顥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駟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翳桑之饑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荅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荅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

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於蛄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胄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荅曰不然周孔卽佛佛卽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

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
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卽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
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
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
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
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
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
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
卽疏刈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

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
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
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
將何以祛之荅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爲大
謬諮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
毋嚙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
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
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
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
榮近矣夫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

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穎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碣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鯀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感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

冲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繫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卽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騫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

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曾中抱一載平營鬼內思安
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
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
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
焜耀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
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
迴天儻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縣邈意之所指
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
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
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

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
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
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旣得弘修大
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
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
鄰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於茲著矣佛
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慇懃之旨可謂
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
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芸隙之滴怪淵
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

天命者也

弘明集卷第三

弘明集卷第四

達性論

梁釋僧祐撰

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醲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

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
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
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
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
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慤懃若此之篤也安
得與夫飛沈蠃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
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猴豺獺所以順天時
也大夫不麇郊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
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
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

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
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
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
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
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蘄同豈忘
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畧廣數條取盡後
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
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

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怏怏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超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

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芟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

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
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
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
纓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
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荅顏光祿

何承天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
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
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
極復迷反逕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

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
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耻
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汨
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
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
何濫於聖智旣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
伊顏下麗寧喬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
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
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
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

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己不殺取足市鄽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鬼惚恍遊魂爲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

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慚璩子未暇有所誚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爲儔言止穀稼
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
啓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忘書往懷以輸未述夫藉
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
畫旣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
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
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爲優瞻恐
理位雜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耻惡
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
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

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資扶其敬讓去
其伎爭令鑿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
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
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爲號不可濫無生
之人故此去氓隸彼甄聖智兩籍俱舉旨在於斯若
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
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蹟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
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
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
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

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僭算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爲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踞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爲惠庸適恩止麀郊事法豺獾邪推此往也非唯自巳不復委咎市鄽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

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剗剗爲稟和之性爛淪爲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荅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荅有無未辨足下旣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荅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

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近
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爲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
之中人心爲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
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莽鹵滅
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
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
末長美遏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
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
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
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吝情遠猜德教故方罰
耻之

重谷顏光祿

何承天

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
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
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耻丘亦
耻之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旣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
願憑流颺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證周
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鬼野
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
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旣

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耻惡盡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賸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耻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

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旣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剗剗爲稟和爛淪爲翼善夫禋

瘞繭栗宗社三牲腍腳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
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
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
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旨
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
別爲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
方策鄭喬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
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
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
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

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
曾不折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
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
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
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
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
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
此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
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
教而緘扁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與累

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
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
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
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
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旣少孰能遺賢利之者
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
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
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
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
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

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
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愛
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
發華笙簫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新之
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龍章表觀
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
以善其身殺雞爲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
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
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
之真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

眩妖違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見刊異世滕修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荅條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余欲無言

荅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遜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遜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

且遜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荅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僞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賸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耻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

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僞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準荅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耻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耻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

參體二儀蹻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荅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舍靈爲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荅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暨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荅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荅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暨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暨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趯三世詎宜堅

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
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卽是有物不物
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爲未類

荅曰謹爲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
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
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
至孔鈞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爲
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必
有因聖人從爲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
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

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荅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
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爲問荅云未詳誰難
或自忌前報

荅曰市庖之外云云夫裡瘞繭栗宗社三牲腍腳豆
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
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
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旣唱粒
食又言上藥旣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
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刳瀹之滯以明
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

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此於荅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嘗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

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方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荅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爲通說若以覈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荅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

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
文殊釋氏和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
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
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
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
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今
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
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荅不越問未覺多
採由金日磧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
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
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荅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
感之物輕重必侷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
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
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法
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
不必侷嫌其無度卽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
生若滅福應卽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
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
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

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
文殊釋氏和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
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
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
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
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今
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
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荅不越問未覺多
採由金日磧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
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
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荅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
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
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
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法
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
不必侔嫌其無度卽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
生若滅福應卽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
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
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

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
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
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畧之

荅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
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
於教而緘局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
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
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
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
於侮聖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

爲不符之證義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
篇方言德刑之美遑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
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
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
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
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歎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
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
牢其事不異足下前荅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
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每
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

尚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叡蒙昏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芻豢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竒本不類此

荅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詐其遺賢忘報在情旣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

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情旣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爲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卽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荅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荅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高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兆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

易奪爲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
師遁言肆或不在此

荅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
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
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
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
爭長無乃取之勝薛棄之體仁和謂物有始卒無不
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
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
已不可原況復道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
皆當絕棄此又所不得安

荅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
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爲繁聲討
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
賢智之迹側聞其畧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
終不並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
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亦具感報之說藻袞
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爲不俱行一世理有可
兼無謂宜捨

弘明集卷之四
二十一
荅曰蜀梁二叔也人驛胥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爲問欲以却編戶之疑沒而不荅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歟忘其煩貪復息心

弘明集卷第四

聖